

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十六

宋 李覯 撰

富國策十首

富國策第一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葢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羣吏非財不

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兄弟婚媾
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
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
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
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所謂富國者非曰巧籌筭析毫末
厚取於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
有餘也節用之說何如曰凡言國計者未嘗不以儉德
藉其口也而皆不得其說必以茅茨土階冬裘夏葛為

帝王之德是乃非聖無法不近人情宜乎人主之弗聽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使齪齪吝嗇下同匹夫不得自廣則安用尊卑為哉周制王有六寢后有六宮內官百有二十人女奴不在其數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衣有文繡器有寶玉次舍共具所至無闕用四代之禮備四夷之樂玩好有馬匪頒有馬好用有馬王及后之用財皆不會計其所以自廣何如哉若是而從墨翟之道

晏嬰之學以儉陋為是則周公之制作果非乎故曰凡皆言儉德者皆不得其說也愚以為時有不同事有通變用之不足則禮從而殺亦聖人之意也有周而上兵農未分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必耕而食必蠶而衣國之經費兹不與焉故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君而有餘也秦漢而下兵農漸異衣食縣官者動數百萬内嚴宿衛外驅戎狄轉運千里賞賜

鉅萬國之經費日以廣焉故以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也當其有餘之時用之可以盈禮遇於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敢聞也小過曰君子以用過乎儉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有時而然不得已也故孝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欲為一臺度用百金廢而不為夫豈不知說耳目便身體極至尊之用哉葢念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之道也

故其十二年而賜民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孝景之時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閒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語後世之盛王必稱文景其故何哉以能適時之變過自菲薄而然也於惟一祖二宗創業屬統功德至矣延洪於我后靡不勤且儉矣而今羌戎背惠邊境暴師勞費不息帑藏不實此其過自菲薄損上益下之時也伏惟日損之又

損之以文景之心為心則天下幸甚

富國策第二

民之大命穀米也國之所寶租稅也天下久安矣生人既庶矣而穀米不益多租稅不益增者何也地力不盡田不懇闢也周制井田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有奇人無易業而一心於農農時不失農功不粗則地力可盡也既又賦之以萊或五十畝或百畝或二百畝課其餘力治其曠土則田可墾闢也經界既毀王法弗復然

猶能者時出焉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輙為粟百八十萬石矣漢搜粟都尉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一歳之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此盡地力之效也李景詔曰郡國或磽狭無所農桑或地饒

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聽之此墾田之意也今者天下雖安矣生人雖庶矣而務本之法尚或寛弛何者貧民無立錐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富人雖有丁强而乘堅驅良食有粱肉其勢不能以力耕也專以其財役使貧民而已貧民之黠者則逐末矣冗食矣其不能者乃依人莊宅為浮客耳田廣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地澤風雨之急又莫能相救故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山林藪澤原隰之地可墾闢者往

往而是貧者則食不自足或地非已有雖欲用力末由也已富者則恃其財雄膏腴易致孰肯役慮於菑畬之事哉故田不可得而墾闢也地力不盡則穀米不多田不墾闢則租稅不增理固然也今將救之則莫若先行抑末之術以敺游民游民既歸矣然後限人占田各有頃數不得過制游民既歸而兼并不行則土價必賤土價賤則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無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則一心於農一心於農則地力可盡矣其不能者又依

富家為浮客則富家之役使者衆役使者衆則耕者多
耕者多則地力可盡矣然後於占田之外有能墾闢者
不限其數昔晁錯言於文帝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爵今宜遠取秦漢權設爵級有墾田及若干頃者以次
賞之富人既不得廣占田而可墾闢因以拜爵則皆將
以財役傭務墾闢矣如是而人有遺力地有遺利倉廩
不實頌聲不作未之信也管子曰與之在君奪之在君
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惟上所裁擇

富國策第三

貨莫貴乎金賄莫重乎帛所貴乎金者以其器成而可草草之而不耗也所重乎帛者以其用功甚省而有益於寒也今兹乘輿之器享燕之用內賞賜羣臣外交通四夷必不可毋用金銀百官在位六軍在籍夏有暑冬有寒必不可毋用絲帛何以使金多而足用帛賤而易致哉愚以為東南之郡山高者鮮不鑿土深者鮮不掘失職之民綱漏之姦晝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憂於陷

首戴川澤而不虞於壓鑛石雲涌鑪炭之熖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蕿遺利矣是金非不出也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蠶女勤苦罔畏饑渴急采疾食如避盜賊繭薄山立繰車之聲連甍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是絲非不多也金盡出而用不足蓋用之者衆也絲雖多而帛不賤蓋不專以為帛也古者以金銀為幣與泉布並行既而稍用為器飾然亦未甚著也今也翕然用之亡有品制守閭闔者唯財是視自飲食頮沐之器玩好之具或飾

或作必以白金連斤累鈞以多為愜財愈雄者則無所不至矣舉天下皆然故金雖盡出而用益不足也古者錦文不鬻於市不示民以奢也今也庶民之家必衣重錦厚綾羅縠之衣名狀百出弗可勝窮工女機杼交臂營作爭為纖巧以漁倍息其為帛者盬工惡絲而已故絲雖多而帛不賤也金不足則價騰躍價騰躍則出邪布而市之費日增焉猶不能登其數則率民而買之彼農民未嘗蓄金銀一旦當具則必資於豪黨資於豪黨

則或壞其產焉官增其費民壞其產此實弊之大也帛不賤則貧民弗可得貧民弗可得則紵絮不足以禦冬而凍者多矣官之稅買其價弗損而唯行濫之得帛行濫則軍吏之衣莫能完固而貧者多矣官價弗損人民多凍軍吏多貧此亦弊之大也今將救之則莫如明立制度其用金銀上下有等多少有數匹庶賤類毋得僭擬則金不可勝用也君子小人服章有別民非布帛毋得輙衣工機之功將復其本則帛不可勝用也果能此

道矣是宿弊之源可坐而塞也孔子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乎制度禮之實也善為政者得無留意哉

富國策第四

或曰前所謂敺游民而歸之謂逐末也冗食也末者何事冗者何名其所以敺之請言其術曰所謂末者工商也所謂冗者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故工之所作賈之所粥商

之所資皆用物也用物有限則工商亦有數今也民間淫侈無度以奇相矅以新相夸工以用物為鄙而競作機巧商以用物為凡而競通珍異或旬月之功而朝夕敝焉或萬里之來而墜地毀焉物無益而利無筭故民優為之工商所以日多也古者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他未聞也今也釋老用事率吾民而事之為緇焉為黄焉籍而未度者民之為役者無慮幾百萬廣占良田利宅嬾衣飽食坐談空虛以誑矅愚俗此不在四民之列

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官有定數今也郡縣之治未免寬貸冒名待闕傭書雇納請囑之流動以千計內湍官府外填街陌交相賛助招權為姦狗偷蠶食竭人膏血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周禮有醫師掌疾醫瘍醫以治萬民之疾病疕瘍其員不過十數今也巫醫卜相之類肩相摩轂相擊也或托淫邪之鬼或用亡驗之方或輕言天地之數或自許人倫之鑒迂怪矯妄獵取財物人

之信之若司命焉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庶人無用樂之文况新樂之發子夏所不語匹夫熒惑諸侯孔子誅之令也里巷之中鼓吹無節歌舞相樂倡優擾雜角觝之戲木棊革鞠養玩鳥獸其徒之數羣行類聚往来自恣仰給於人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不耕者凡幾夫不織者凡幾女奈何民不饑且寒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饑寒而上不匱者未之有也

欲敺工商則莫若復樸素而禁巧偽樸素復則物少價
巧偽去則用有數利薄而不售則或罷歸矣如此則工
商可敺也欲敺緇黄則莫若止度人而禁脩寺觀止度
人則未度者無所待而皆罷歸矣禁脩寺觀則已度者
不安其居而或罷歸矣其不歸者後數十年物故盡矣
如此則緇黄可敺也欲敺官府之姦則莫若申明憲令
慎擇守宰法嚴而吏察則無所措手無所措手則不得
不罷歸矣如此則官府之姦可敺也欲敺方術之濫則

莫若立醫學以教生徒制其員數責以精深治人不愈書以為罪其餘妖妄託言禍福一切禁絕重以遣募論之如法為之既艱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方術之濫可毆也欲毆聱伎之賤則莫若令民家毋得用樂衣冠之會勿納俳戲申命關防呵其過往用之既少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聱伎之賤可毆也毆之有術復之有業然而不力於農者未之信也

富國策第五

或曰釋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脩心養真化人以善或有益於世故聖賢相因重其改作今欲敺緇黄而歸之無乃已甚乎曰夫所謂脩心化人者舍吾堯舜之道將安之乎彼脩心化人而不由於禮苟簡自恣而已矣昔孟子之闢楊墨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今山澤之臞務為無求於世呼吸服食謂壽可長非為我乎浮屠之法棄家違親鳥獸魚鼈毋得殺伐非兼愛乎為我是無君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不忠不

孝況其弗及者則罪可知矣故韓愈曰釋老之弊過於楊墨也然而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則言之太暴歐之無漸何者飽食安居其習已久一旦歛數十百萬人而冠之則驚擾甚矣故前所謂止度人而禁脩寺觀者漸而歐之之術也緇黃存則其害有十緇黃去則其利有十男不知耕而農夫食之女不知蠶而織婦衣之其害一也男則曠女則怨上感陰陽下長淫濫其害二也幼不為黃長不為丁坐逃繇役弗給公上其害三也俗

不患貧而患不施不患惡而患不爾民財以殫國用以耗其害四也誘人子弟以披以削親老莫養家貧莫救其害五也不易之田樹藝之圃大山澤藪跨據畧盡其害六也營繕之功歲月弗已驅我貧民奪我農時其害七也材木瓦石兼收並采市價騰踊民無室廬其害八也門堂之飾器用之華刻畫丹漆末作以熾其害九也惰農之子避吏之猾以傭以役所至如歸其害十也果去之則男可使耕而農夫不輟食矣女可使蠶而織婦

不輟衣矣其利一也男則有室女則有家和氣以臻風俗以正其利二也戶有增口籍有增丁繇役乃均民力不困其利三也財無所施食無所齋民有羨餘國以充實其利四也父保其子兄保其弟冠馬帶馬沒齒弗去其利五也土田之直有助經費山澤之富一歸衡虞其利六也營繕之勞悉已禁止不驅貧民不奪農時其利七也良材容石亦既無用民得築蓋官得繕完其利八也淫巧之工無所措手棄末反本盡緣南畮其利九也

宮毀寺壞不傭不役惰者猾者靡所逋逃其利十也去十害而取十利民人樂業國家富强萬世之策也何憚而不為哉將以存而勿論乎則董仲舒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將以為民祈福乎則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皆賢人之至論先聖之法言也少留神明孰禦焉

富國策第六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謂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鐮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

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廪既不盈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生賈常規人之餘幸

人之不足所爲甚逆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
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
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
民命矣上之澤於是不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糴之法
有爲而作也管仲行於齊李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
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厥閒未copies唐
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兹全盛之事也大宋受
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

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
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
國且有利兹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
數少也道遠也吏姦也一郡之糴不過數千萬其餘畢入
於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於饑也多出之則可
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於賈
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
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

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富國策第七

水旱之憂聖王所不免堯湯之事賢愚嘗共聞也故君

人者務多蓄積以為之備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闗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覊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皆計國用之餘隨便蓄積以須乏困故時可灾物可夭苗可槁地可赤而人不可饑也自井田法壞軍國務煩政取一切或未猶遠兵有儲邊有備則國之幸

矣吏之能矣元元之民自爲之而已矣夫民之無知靡
衣媮食豐歲粒米狼戾有不愛也食之亡節用之亡度
或委於糞土或腐於甑甗或以飫狗馬或以肥雞鶩計
口論費幾何而不倍蓰也及其凶年則家不素蓄人不
豫備室如罄矣灾不黙矣草木之根實不足以飽矣於
是强者爲盜賊弱者轉而死溝壑父母妻子不能相保
此禍亂之階善爲國者所宜留意也竊者天地嘗有灾
矣百姓嘗有饑矣使以安撫爲號者擁節而胥征吏以

勸誘為辭者弗絶於耳或出御府之金或下鬻爵之令
君心勤止不翅慈母然而榖生有時不可以坐而待也
儲峙有數不可以從天降也求之甚至得之幾希以此
振民不亦難矣愚竊跡古制之宜於時者莫若義倉之
為愈也盖豐年損其有餘儉年救其不足事至纖悉功
垂無窮故隋開皇中始立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唐
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
所須横生賦斂利人之事深足可嘉令宜於天下縣治

各建倉廩踵唐之制以義為名然唐之用心固善矣斂散之法則未盡得宜彼計民稼穜以畮稅之及無田者亦各有差則能入粟之人非窮民也至凶年則入粟之家或自有貯備不當賙救於是窮民享之矣出此而入彼有喪而無得奚以異於厚斂乎今莫若以農末之民各分戶等每於秋成以次入粟謂之寄留至凶年則下戶之乏食者準數給還其上戶則轉以給窮民書其轉給之數積以歲年數登若干者拜以爵級以寵異之則

富人樂輸窮民受賜矣與夫臨事而鬻爵無粟而虚求不可同日而語也

富國策第八

昔在神農日中為市致民聚貨以有易無然輕重之數無所主宰故後世聖人造幣以權之其始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但珠玉金銀其價重大不適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根周茁漢蔓於隋唐或因或革模法無常獨開元之號最得中制相承

遂至於今斯固先史商之久矣大抵錢多則輕輕則物
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物重則用或闕物輕則貨或滯
一重一輕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國計論之莫若多之為
貴何者用有常數不可裁減故也朝家治平日久泉府
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
餘財夫泉流布散通於上下不足於國則餘於民必然
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鏹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
復日多宜增而却損其故何也錢非溫也不可衣而弊

之也非脆也不可食而盡之也然而安在哉是有姦人銷之也姦人所以得銷者以惡錢容於市銅像銅器容於寺觀也竊觀人間或銷法錢𩛙雜他巧以為惡錢其作必於重湖大江窮山深谷風濤所阻猛獸所在人不得見吏不得呵是法令無由而勝也銷一法錢或鑄四五市人易之猶以二三則常倍息矣民既蓄惡錢不可使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國失法錢而民得惡錢惡錢終不可為國用此錢所以益少也又緇

黄之家競禮銅像易模變巧動必滿堂鐃鉦鐘磬之器所在雷震謂取於官則有害冶鑄其私則以錢為之耳新故渾殽公私莫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用之廣矣利數倍矣故橐焉而焰鍛焉而聲者往往而是披榛而行衷甲而商者不絕於道緩則恣所為急則鬬而死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像則日新器則日長其所銷者寧有紀極此錢所以益少也今欲絕盜鑄莫若去惡錢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

勿得復用也何謂絶盜鑄莫若去惡錢夫盜鑄之人散在幽遠卒以法繩之則吏必苛察獄必究濫閭里之間將不安居焉苟有利矣雖死而必求苟無用矣雖縱之弗為惡錢去則盜鑄者無用無用則盜鑄自絶矣故曰絶盜鑄莫若去惡錢也何謂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今人間既多惡錢一旦急之則莫敢出莫敢出則是銷法錢之銅而積之無用之地國既失實民且傷財固莫若下令收惡錢而銷之除其殽雜償以銅價示之期日要

之重典民既畏法而喜於得直將畢入於官官挾其銅因以資冶鑄則法錢益增惡錢盡去矣故曰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何謂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今寺觀櫛比像器之設遽數不終必詰之曰作之新乎因之故乎取之官乎得之私乎則是增吏員不足以按廣獄城不足以繫令愈急而姦愈生非術之善也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則銅積足以資冶鑄工巧無所措其手銷錢之弊不禁而止故曰欲辨銅像銅

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至於蠻夷之國舟車所通竊我泉貨不可不察古之人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操柄也果慎斯術則操柄無失而羣下服從有國之急務也

富國策第九

縣官食租衣稅古之道也自漢而下兵益興經費益不足日生他名猶罔克濟勢不可已非上失也山澤之富天地所以養人者鬻鹽之利博矣故東郭咸陽致生累

千金吳王濞富埒天子孝武因置鹽鐵官是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未必不由此也朝家酌古鹽法有因有革或引之池或汲之井或熬之海一出公上人不能私此其因者也東南列郡官自斥賣舟運銜尾倉儲如坻商旅之行斂手無措此其革者也然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末不弊者葢作法之時上心切至吏皆圖功人皆畏法而姦謀未生始以是善也累世之後事同凡常吏或解弛人或慣習而姦謀日生末以是弊也官初糴鹽

時操其贏甚厚而郡國鹽積常不足於糶今之郡國昔之郡國也戶口蕃息則倍蓰矣而糶益少鹽益滯者何也是姦謀入焉耳彼鹽之來遠者逾江湖歲於波月於風馬近者亦百數十里維堤堰宿葭炎焉軍之窮吏之狡者家於是食於是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他物固其常也既輦而倉則舉掌之人又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他物無慮公鹽常失其半而半他物焉民之食鹽既多私賣者矣而公鹽之出不可賒貫故坐肆占賣者郡纔

數十以數萬家之食仰數十戶之鹽一銖一兩不可與官為市必取於斯人之徒其勢必小其權量增以糞土常不啻以倍價取半鹽矣公鹽貴而汙私鹽賤而潔山澤之甿城邑之豪競食之而竊販者亦交馳焉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或食糞土利輸於姦而官之糶益少鹽益滯矣令非緩也法非輕也利之所誘雖日刑人號痛之聲動乎天地弗能禁也故今日之宜莫如通商商通則公利不減而鹽無滯也何謂商通則公利不減夫

官自糶鹽利信厚矣然舟有壞倉有堕官有俸卒有糧費已多矣若官鬻鹽而糶與商人使自行之既榷其息因取闗市之税而費省焉是公利不減也何謂商通則鹽無滯夫商人衆而務售則鹽不散雜所至之地又以貫於市人則列肆多得斤賣賣者多而務售則鹽亦不散雜昔啖糞土者今皆食鹽昔憙竊販者今皆公行鹽之用益廣是以無滯也公利不減而鹽無滯財用以足刑罰以清治世之懿也或曰官鬻鹽而糶與商人有息

焉有税焉息寡而税薄則公利損息多而税厚則商不來何如曰不若寡薄之為愈也寡薄則何以使公利不損曰東南和糴幾二百萬轉漕之費不為不多矣今糴鹽與商以米摧折則數百萬斛可坐致淮海是於公利豈少也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比通變之時不可忽也

富國策第十

或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頼焉今玆有説予曰

茶非古也源於江左流於天下浸淫於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有國者從而籠之利一孔矣而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每歲之春芽者既掇焙者既出則吏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闇也於是乎行濫入焉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昂也商筭而行或不售也則販者鮮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

是以邦之泉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末収而
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吏自斥賣課不甚多時或不
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倍矣來有甚遠價有甚貴而人
爭取之者味美也塗有甚險法有甚重而人爭販之者
利厚也廵按之使逐捕之卒日馳於野黥額之吏鞭背
之人日滿於庭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財
不可阜勢之所運末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
切通商官勿賣買聽其自為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

稅以此較彼殊塗一致且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所擇精則價之必售價之售則商人衆商人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所以披草莽懐兵刄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商則當安行夷路自賫官府亦入稅多矣况不滞本泉不煩威獄利國便人莫善於此或曰子謂通茶鹽之商其如逐末何曰昔之末通商也文峻而網密富厚重慎之子罔游其閒故蚩蚩細民以身易財者入焉若法通商則大賈蓄家射時而趨細民何利焉非逐末之路

也於戲鹽始於漢茶始於唐取以濟時事非師古異日

邦財饒衍王道寖昌棄之於民不勝大願

盱江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元儁

謄録監生臣倪景寬

盱江集卷十七

宋 李覯 撰

强兵策十首

强兵策第一

兵之作尚矣黄帝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國之於兵猶鷹隼之於羽翼虎豹之於爪牙也羽翼不勁鷙鳥不能以死尺鷃爪牙不鋭猛獸不能以肉食兵不强聖人不能以制猲夫矣所謂强兵者非曰日尋干戈暴骨萬

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必有仁義存焉耳仁義之説何如曰歴觀世俗之論兵者多得其一體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詐力武夫曰詐力而已矣何必仁義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為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故君者純於本者也將者駮於末者也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道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將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嚴也乃知君則專用道德將則智信

仁勇嚴並用之矣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不敢遠引請以漢事明之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此項王失仁義而漢王得之之謂也及信為將以木罌缶渡而虜魏王背水陣立赤幟而破成安君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以為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故身死泜

水上此成安君失詐力而韓信得之之驗也然為將者多知詐力而為君者或不通仁義故雖百戰百勝而國愈不安敵愈不服也所謂仁義者亦非朝肆赦暮行賞姑息於人之謂也賢者興愚者廢善者勸惡者懲賦斂有法繇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乏用樂其生而親其上此仁義之凡也彼貧其民而我富之彼勞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寬之則敵人望之若赤子之號父母將匍匐而至矣彼雖有石城湯池誰與守也雖有堅甲

利兵誰與執也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若彼貧其民我亦貧之彼勞其民我亦勞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敵人之來是猶以鴆漿待渴者以附子呼飢人彼寧無聊必死而已孰為來哉敵無歸心而誓必死則我雖以太公為將孟賁為卒飛兎為騎太阿為兵未易可圖也而況吾民不附自生他變亦不可不慎也國家積德累仁為之百年矣黎民懷惠且歌舞矣不幸戎心怙亂阻我王命師興三歲未獲振凱雖天乘勤恤而軍事惟

煩或以財賦或以力征元元無知煩或愁怨而西方尤甚矣伏惟發德音為天下慮内以紓吾民外以誘來者則邊鄙可安大功可立有識之願也

强兵策第二

或曰天下之事宜何慮哉曰以天下為一身則諸夏腹心也邊徼手足也腹心安寧氣和而神旺則手足之疾非吾禍也若腹心不寧役其氣而疲其神以專治手足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故用兵之法必修諸内而後行

諸外彼長于技擊風氣勁直强則犯上弱則離散執而誅之用力非少舍而弗問時復侵軼顧權制之何如耳故當今之慮若興屯田之利以積穀於邊外足兵食内免饋運民以息肩國以省費既安既飽以時訓練來則奮擊去則勿追以逸待勞以老其師此策之上也若宿兵於外仰給於内前不敢進後不敢退雖曰無功幸免於敗千里饋糧二十致一材木瀲於車輦牛馬死於牽傍男女困餓室家空虛行之數年敵承其敝此策之中

也若師師深入瀛糧而隨少人則攻戰不足多人則餽
饟不繼道險而有伏勢孤而無援與無知之俗爭一旦
之命萬一蹉跌禍在不測比策之下也今將出上策則
何如曰屯田之利建議者多矣而執事未之從者其以
地少可耕之田乎軍無可耕之人乎今之郡國民既庶
矣誠少曠土可以耕也今之禁衛卒素驕矣誠無勤者
可以耕也然而可耕之田安取之哉曰邊郡之民有困
者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内地授以生業使之

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隸於屯官則不患無田矣然而可耕之人安取之哉曰邊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別置屯軍凡天下廂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願從者合而籍之以隸於屯官則不患無人矣田既入人既聚然後辨其夫畮列之廬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穡明立勸課時加督察勤則有賞惰則有刑然而農功集矣既又為之什伍立其長帥賦以兵器與其甲冑秉其閒暇習之戰鬬是謂因内政以寄軍令也然而武事興矣食既足兵既

練禁旅未動而屯軍固已鋭矣以紅腐之積濟虎貔之師利則進戰否則堅守國不知耗民不知勞而邊將高枕矣彼其不忠不孝愚弄其民於矢石間而我以餘力馭之亡有日矣或曰屯田固便矣徙民内地不亦擾乎抑其授以生業於國用何如哉曰民得去兵寇輕賦役而就善地若水之於下魚之於淵也今募其徙是順民之政也漢武帝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餘萬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内當是之時弗聞其擾

也且以輦運之費爲從民之生業不亦多乎輦運則連年不息民業則一與之而已矣暫勞永逸其此之謂乎然則民樂内徙而邊郡虚如之何曰綏者民多而兵少故鬬者寡而驚者衆如使民少而兵多則鬬者衆而民有賴矣以兵易民何虚之有哉在漢趙充國在唐婁師德皆以屯田利盡西土威震羌胡兹薦紳先生之所常言也惟熟圖之

彊兵策第三

或曰屯軍之耕自養可矣禁旅坐食胡能給之曰古者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其人之食上年則人四鬴中年則人三鬴下年則人二鬴計一夫之耕其登穀不寡矣今屯軍之耕姑以下農夫為率一夫耕而食五人則十萬夫耕所食禁旅四十萬人矣以二十萬夫耕則餘四十萬人之食三年耕則有二年之蓄矣雖有凶旱水溢巖廊之上可無西顧之憂也然則屯田

之利可施於天下乎曰今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沒之
產未嘗絶書或為豪黨占佃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
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官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為
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為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
治田一時講事男耕而後食女蠶而後衣撮粒不取於
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鋭出盈野入盈
城矣其所輸粟又多於民而無養士之費積之倉而已
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筭也或曰議者多稱鄉軍何如曰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此先王之法也管子作寓令之政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故能外攘戎狄内尊天子以安諸夏也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矣人之愛親戚重財物盖天性也冦賊之來將殺我丁强虜我老弱蹂躪我田宅掠取我金帛則凡噍類皆有鬭心

矣君人者因民心而利導之既訓練之又將領之則其守戰至死非賞罰使之然也竊觀近世鄉無軍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袒裼之軀投餌於虎口賊去信宿則吏卒至吏卒至而無所獲益為勞敝矣雖然豈唯野而已哉不曰郡乎曰縣乎自非方鎮多無備豫客軍百十僅如逆旅幸而治平矣萬一有狂夫大呼則奚以待之故鄉軍之名不可不察也近者亦籍戶而為之矣萬家五百亦已多矣然恐將吏未得人訓

習未得理何者統帥則縣令也縣令豈皆賢偏裨則戸民也戸民豈皆善撫御或失變故無常此謂將吏未得人也令之所教姑令習射曾不知坐作進退之節心背左右之宜耳不辨金鼓目不別旌旗一旦用之敺市人耳此謂訓習未得理也如欲將吏得人莫若精擇縣令勿拘官序一以材能縣令得人則偏裨之選亦得人矣然後明戰陣之法以授之則訓習得理矣如此則鄉軍日强也屯軍以征戍鄉軍以守備郡國之勢皆王之藩

屏也

强兵策第四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强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立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予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意者非東南之謂歟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性情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教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俗也聖王不擇

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是國無顔冉未可
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賁育未可戰也水至柔也揚之
以風則可使覆舟金至剛也治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顧
所用之方畧何如耳江南有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
議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敖篳路籃縷而其後世常與
晉爭諸侯吳太伯斷髮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歃項籍
以八千人起㑹稽而殺秦降王還漢王於蜀分裂天下
號稱為霸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正晉遂平

齊地長驅關洛是則東南之士亦嘗與西北校矣惟其將之才不才也然以今日之事言之則習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蓊蔚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度徒步相摶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諭也江海之濵或一

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人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長費或甚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嚮者征南蠻谿洞則可監矣去平地而即險阻出中國而入瘴癘狡穴未堙而吾軍殆矣竊惟廟筭之深未必不及此也蓋郡國無精兵不可不內發故也載使置軍屯田隨便興發則何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法教之舍此所短從彼所長則運之天下亦猶袵席閒也

強兵策第五

兵矢者軍之神靈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奮劍則千人披靡孟賁祖裼則童子關弓能殺之矣然兵不利不若無兵之愈也無兵則慎所擊而遠於敗矣甲不堅不若無甲之愈也無甲則知所避而免於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堅而假之以求勝恃之以求生則誤大事取大禍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為器之法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凡

器皆然況於兵乎故其為弓也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六材之全然後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其為矢也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眂其豐殺之節橈之以眂其鴻殺之稱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其為戈殳戟矛之柲也攻國欲短

守國欲長置而揺之以眡其蜎灸諸墻以眡其橈之均横而揺之以眡其勁其為甲也眡其鑽空欲其惌眡其裏欲其易眡其朕欲其直櫜之欲其約舉而眡之欲其豐衣之欲其無齘是先王之為兵甲必及其時必美其材工則必良事則必試如此其至也惟今郡國之貢兵器果何如哉聚工而作卒歲後已未嘗試也連輿而出方舟而上無不受也簡閲不明則精粗不别精粗不别則制作必濫制作濫則工不必巧材不必美况天時乎

況地氣乎加以師興之際卒然求取斬木以為弩伐竹以為箭或取非其時或產非其地備數而止行濫固多暴之日則焦濡之雨則朽以之應敵不知其可矧新甲之制出於一切次紙為札索麻為縷費則省矣久將奈何凡此之類皆有識之所聞見也至於郡國兵庫或久不啟戰守之具未嘗修飾事至而慮亦非智者所能也愚以為天下造兵宜專命守臣以蒞之總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選必難其人而進其食以優之材之取必善其

物而增其價以來之取之有地來之有時爲之有法日省之月試之善至多則賞惡雖少而刑上下檢察用爲急務其舊兵革勿絶繕完以備豫爲政則龍淵太阿不獨稱於古而蠻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

强兵策第六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者天子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

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夫古先哲后於王業亦艱難矣安不忘危其心亦至矣豈故欲示人以利器成人以威柄以天下之命屬之於一臣哉蓋任賢之道不得不然也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獨行也若使駕以輜車驂以蹇驢後夫罷羸執轡其上則未必不傾覆矣況乎致遠哉鳳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若使繋之以線縷養之

於園圃藩籬之類啁啾其側未必不憂死矣況乎沖天哉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跡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所監則或生變矣是故東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焉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

忠而使之未見其賢而任之是國無賢耶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無忠耶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必也授以節度使之遵行耶則王人之微者自足為之矣安用大臣哉大臣而尚可疑耶則小臣胡為而可信也彼誠不忠耶則不知有君矣何憚於一小臣哉昔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鼎足之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荷解衣推食之德蒯通之

說弗忍從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為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豨內因諸官徒奴以行大事誠非嚮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於霍子孟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聞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疇敢不順苟為疑之人亦無足信者今玆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為一體無置節目於其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易可成

也

強兵策第七

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親非父母也倫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撫循盡得其歡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臨敵

易將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曠日持久上下親

矣猶不能以有功一旦而易之則雖賢矣雖仁矣上恩

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顧而通也卒然用之則

安能以有為哉馬之馳矣而斷其蹄雖代以驥足弗能

行也子之孩矣而逐其乳雖繼以毛嫱弗能育也昔燕

以騎刼代樂毅遂有即墨之敗七十餘城盡反於齊趙

以馬服子代廉頗遂有長平之降四十萬衆皆阬於秦

功或不可早建事或不可速成亦明主所宜察也竊觀

令之易將誠以敗衂不稱故也夫任人當審其賢不賢未可責其勝不勝也不賢而勝非國之福也適所以召敵也賢而不勝非國之患也適所以儆之也使彼勝而驕我敗而怒以無功之將用無功之士竭智盡力以求洒恥則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堅水之有溺火之有焚死之可畏生之可懷矣孰能當其鋒哉吳子謂魏武侯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三萬人臣率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

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故其以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於崤而秦伯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荀林父敗於邲而晉侯赦其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録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是雖有過人之畧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盗心而已矣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閒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而已矣後之人將曰荀勝焉何恤乎富貴苟負焉不過一左遷而已任之不甚

以責之不甚重人或茍且將焉用之幸而天威在上盜不敢前如使易將之際羣情未安約束未定謀未及周備未及設而犬羊乘之禍亦不可測也誠能注意賢才期之遠大一勝勿遽賞賊平之後則茅土存焉一敗勿遽罰事終不濟則鈇鉞存焉困獸猶鬬況大將乎是則恥不足洒而賊不足平也

強兵策第八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畧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曰勝而

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愚嘗深跡有國者之行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之道焉夫爵者所以貴也祿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仁非伯夷叔齊廉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者竭慮勇者盡力辨者以說文者以檄不敢家其家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戚於矢石之間日不為暑風不為寒渴不暇飲飢不暇食孳孳焉從於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發中不待勸沮而決所去就者茲

蓋非常之士豈可以衆人望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至矣其為失者賞之太速而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使之矣舉億萬之衆飆千里之糧足未履於山川手未煩於枹鼔虜獲未盈車斬首未數級而幕府已獻捷矣朝廷已議功矣爵等有數而敵人無數賜物有盡而賊衆無盡故天討未行而策命極矣尺地未収而府庫殫矣身既已貴家既已富子女玉帛所欲者陳於前矣凡弟親戚所愛者受其賜矣體習

宴安志在驕佚勝則無以加敗則失其舊畫虵之足世所戒也是賞典雖在安能復使之哉其閒亦有矜功跋扈以求姑息國家之弊多或由之唐季五代可覆而視也此無他賞之太速而浮於功之咎也故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古者師還飲至策勳事成而賞誰云晚耶抑又聞之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無德而官則官不足以勸有德無功而賞則賞不足以勸有功如使偷𡚁受位私昵受賜則何以待功德之臣哉位雖高

與僩嫮同賜雖厚與私昵同是德不足貴而功不足重其誰勉之哉今者明明在上誠日慎於賞爵則師可使武臣可使力而四方無虞矣

强兵策第九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長用當其宜則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昔伊尹之興土功也强

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竊觀世俗之論則有異於此不求於已而專責於人不用其長而專攻其短適時則謂之違禮從權則謂之壞法剛毅則謂之不遜倜儻則謂之不檢輕財則謂之不儉為生則謂之不廉見其一不問其二觀諸外不察諸内以帷幄之談而校之老生之議以戎馬之任而同之俗吏之選是猶責越客以騎射望燕卒以乘舟雖其賢才何益於事哉蘇秦謂燕易王曰孝如曽參

義不離其親宿息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於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哉故知善不必皆可惡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時一不可廢也小才之於大用是匹雛不能以舉千鈞也大才之於小用

是堯舜不能以牧羊也故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絶為衆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也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嫉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作作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

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温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明主誠能不牽於世俗之論而盡乎才用之宜則不視而形不聽而聲不降席而横行乎四夷矣

强兵策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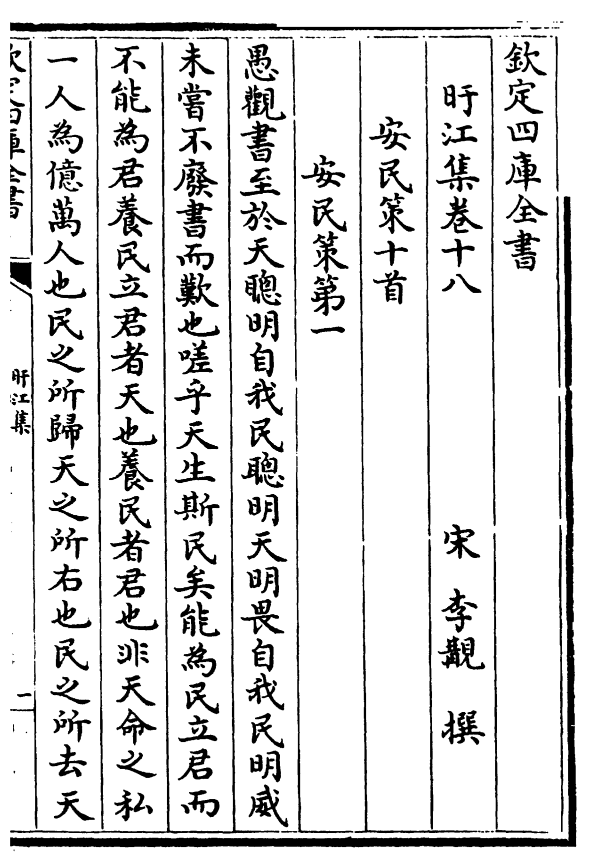
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莫不讀六經而知道者鮮矣將莫不讀兵法而適變者鮮矣世一賢士猶為踵武國一賢將猶為比肩其故何也性生於内而學成

於外非學問之能移性也水之湍者決之也而聚鄭白之工不能以流涸澤刃之芒者礱之也而盡南山之石不能以利鉛刀本之不善末無及也然值承平之世言堯舜者皆可以為善當有事之際學孫吳者未必能應敵緩急之勢異也夫兵者詭道有形或不可視有聲或不可聽合散如雷電隱見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餘論既往之陳迹擬議於其間不亦難乎苟非有高世之識出類之才動如循環一步百變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楚

漢之時諸將多矣唯韓信起於餓隷戰而必勝攻而必取未嘗敗北者何也豈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學者乎蓋其用之非衆人之所及也是謂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絶水必遠水客絶水而來迎之於水内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及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文也而卒以勝者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

可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信攻趙未至井陘口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此反前左之文而卒以勝者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也反其顯而用其微人以為拙已以為工智者不能與其謀巧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學矣今以衆人之識讀衆人之書而求以勝彼亦已疏矣昔趙奢之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

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孝成王使括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皷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弗聽故有長平之敗乃知有將才者必習兵法習兵法者不必有將才況以言取人孔子病諸兵戰之場立尸之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



盱江集卷十八

宋 李覯 撰

安民策十首

安民策第一

愚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為民立君而不能為君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為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

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為務也所謂安者非徒飲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化焉教化之説何如曰夫俗士之論未有不貴刑法而賤禮義也以為天下之大可域之於圄犴也羣生之重可麾之以刀鋸也閒有稱王道誦教典也則衆共笑之矣必謂殺之而不懼尚何有於教化乎是皆不睹聖人之情者也獨不知教失而後惡化成而後刑刑所以不勝惡也善觀民者見刑之不勝

惡也則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勝惡而謂教

益不可用也譬諸人身導養得理則無疾疾作而後

用藥藥所以不勝病也善觀身者見藥之不勝病也則

反之曰是導養之失也焉可以藥不勝病而謂導養益

不可用也記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滛辟之

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

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

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

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居山者不知𠭥居澤者不知獵習之之異也今欲令禁𠭥人以網罟詰獵者以從禽蜼日撻之弗可改也已民有以生之而無以教之未知為人子而責之以孝未知為人弟而責之以友未知為人臣而責之以忠未知為人朋友交游而責之以信未知廉之為貴而罪以貪未知讓之為美而罪以爭未知男女之別而罪以淫未知上下之節而罪

以驕是納民於阱也雖日誅之死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使民父子親夫婦和宗族相睦鄉黨相信財不以爭力不以鬬肅肅雍雍相從於禮讓之地是為安乎使民父子不親夫婦不和宗族不睦鄉黨不信財則必爭力則必鬬呼天扣心相從於刑戮之場是為安乎此周所以長世而秦所以不祀也洪惟聖神掃五代之弊跨唐據漢拱揖三王教化之情靡不存乎中矣而或未明未具無以觀示於下幸而昭然垂日月之光俾穴隙

之徵咸有所見斯萬世之福也

安民策第二

或曰欲教化之明且具則奚由曰莫若學校之宜於時也夫士者衆之所仰望也服儒衣讀儒書而躬小人之行是塗民耳目也士之不德師非其師也師之不才學校不脩之過也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

師不可不慎也然則師者雖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為之師況其大者乎師有其人教有其業詩書禮樂以本之干戈羽籥以文之天子於是養老焉世子於是齒胄焉黨正於是飲酒焉鄉大夫於是賓賢能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乎觀之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於是乎取之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
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其教之也備其選之也至善者必興惡者必
廢則其學者皆勸勉媿耻而求為君子矣士皆君子則
衆人望之若景嚮焉奚不善之云乎故曰君子如欲化
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也
後王多務古制未暇家自為學人自擇師學乎學孰孔
孰墨在我而已矣師乎師孰堯孰桀在我而已矣故有

以無用之文為學以不令之人為師聽其言則欲齊名於聖哲觀其行則或慙色於閭閻秉流一遷汗漫弗復往者不知其非來者以為當然蚩蚩之氓何以取法今者內有國子之館外有諸侯之學聖人之意有所在矣然師以講說為名而不掌於教育士以文辭為業而不舉其德行師不掌教育則解經之外人之賢不賢一不當知也士不舉德行則執筆之餘身之善不善一不足慮也是則何補於事哉誠宜申命學官以教育為職時

無賢才則其咎也明著學版以德行為選鄉有善譽則可進也如此而人材不多俗化不美是六經羣言皆欺後世也

安民策第三

或曰今兹京師首善每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可也而州郡之學無薦引之文欲一取之何如曰教而用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於今也教則易為善善而從正國之所以治也不教則易為惡惡

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
偽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
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况綉績雕琢
之文又不足以爲善言予則其疇昔之志夙夜之學瀝
盡於數刻之試而胷中未始有一毫可爲效官之資也
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於老吏自受爵之日爲學
製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今太學論士既不覩德
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

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倣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由於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名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比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由行實亦同歸於弊矣為朝家之計莫若斥大七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學使士庶人之秀咸

在焉擇賢以為之師分經以為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於耕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

貢士一則絀爵再則削地三則絀爵削地畢矣誠能以得士為賞失賢為罰則羣下孰不一意於察舉乎尚慮有遺則莫若使大臣得舉所知漢法三公大將軍皆開府辟名豈虛言哉或曰糊者亦嘗先名譽而後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取皆有私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於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

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末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觧而更張之乃為邦之盛節也

安民策第四

天之生人有耳焉則聲入之矣有目焉則色居之矣有鼻焉則臭昏之矣有口焉則味壅之矣耳之好聲無窮金石不足以聽也目之好色無窮黼黻不足以觀也鼻之好臭無窮鬱鬯非佳氣也口之好味無窮太牢非盛

饌也苟不節以制度則匹夫擬萬乘之富或未足以猒其心也故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其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民使知尊卑之節則民之所用雖少自知以為足也又以保息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貧者安也自周綱觧結禮樂崩壞商賈大者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兼并豪黨之徒以

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而貪人恣行矣凡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者民貧故也惟人之養生豈甚相遠哉食雖豐不過數人之穀也衣雖厚不過數人之帛也一夫之田五畒之桑亦足以自為矣然有粟腐倉而甚於饑錢朽貫而甚於貧藏姦挾詐晝爭夜奪如盜賊之為者有由然也天下之材其大者可室也天下之寶其貴者可器也天下之織其巧者可衣也天下之畜其珍者

可食也駿可乘也良可御也鄭衛之哇可樂也燕趙之美可妃也昏姻之際賓客之接喪之有具祭之有品以多為貴以奢為禮婦人婢子愚夫小兒愛樂稱誦習以為俗如是雖窮天地之產安能以濟一民之欲哉故其甚富而貪不可熄也以此細民亦務相師法或有罄一年之蓄而費於數刻冒死亡之辟而資於宴好善士所不能化齊斧所不能威其故非他恥不若人也如使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埶則尊無列皆賤富不得獨文貧

不得獨貿萬金之居與下戶為伍則飽食之餘無所復用庶乎廉讓可興而和平可致也

安民策第五

為國者未有不欲其民富且壽矣薄稅斂所以富之也而水旱桒之民亦弗可得而富也省刑罰所以壽之也而癘疫奪之民亦弗可得而壽也水旱癘疫之來陰陽之不和也夫陽一於復而六於乾陰生於午而成於亥消息有數進退有時非猖狂妄行之物也無形焉葢非

逆而動勞而止也無情焉又非與於喜奪於怒也然而不以其叙者有感而應有召而來也洪範九疇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謂君行恭則時雨順之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謂君政治則時暘順之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謂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謂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思曰睿睿作聖聖時風若謂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反

是則狂恒雨若謂君行狂妄則恒雨順之僭恒暘若謂君行僭差則恒暘順之豫恒燠若謂君行逸豫則恒燠順之急恒寒若謂君行急則恒寒順之蒙恒風若謂君行蒙暗則恒風順之其傳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惟火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水沴火乂之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金木水火土沴由是而言人君五事不修則雨暘燠寒風不以其時水火木金土交相為沴水

旱所以狎至癘疫所以放行也然而君人者不以身為身以天下之身為身也不以心為心以天下之心為心也如使下皆狂則上誰與肅下皆僭則上誰與乂下皆豫則上誰與哲下皆急則上誰與謀下皆蒙則上誰與聖故明王欲肅則去下之狂欲乂則去下之僭欲哲則去下之豫欲謀則去下之急欲聖則去下之蒙君明臣忠百姓親睦然後可以致和氣也若能自知而不能知人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愚者在位貪者在職以戕賊元

元家愁戶怨靡所控告是雖堯為天子舜總百揆其何以媚於上下神祇哉故去四凶舉十六相所以為大功也夫郡守縣令吾民之司命也漢孝宣與良二千石共治顯宗謂出宰百里茍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豈徒語哉惟聰明睿智益垂意於任官則災害可消而富壽在矣

安民策第六

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國也守其令也君端冕乎輿作之位而民被堅執銳覆腸涉血

赴死萬里者令使之也君風駕乎圜游之中而民居處笑語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從令非從君也封疆有固山川有險人猶踰之比閭小吏執三尺之法則老姦大豪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也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變也是萬物之四時也天之於物也春夏以出秋冬以内茲四時之常也如使柔風既扇疾雷既奮植者向榮動者起蟄而革之以沈陰亂之以繁

霜則勾萌者傷而蠉蝡者死矣唯其鈍而晚出者相賀得計也至秋冬則亦然是則勾芒再至而品物不以為春黄落在茲而智者不以為秋也是故令之於民也與其出而中廢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見勸而莫肯進懼其令變而不必賞也惡人見禁而莫肯改革其令變而不必罰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羣吏奉承之不暇愚民惶惑而失圖出令如此不若勿出之愈也先王慎乃出令謂審之於内而後行之於外也其不可予雖稷契之言

皐陶之謨不宜於時不足試也其可予雖士傳言焉庶人謗焉志之先定不足疑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昔子產治鄭其始也民疾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其久也民愛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載使子產聞謗遂改小國之政將何如哉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謂衆民所好不同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從民欲也何者善人少而惡人多也明明后誠能

謹令之所以出則羣心洗濯知所適從矣

安民策第七

君者親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親不能自育其子育之者乳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赤子之在襁褓知有乳不知有母也細民之在田野知有吏不知有君也乳之不才則飢之渴之驚之痼之親雖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吏之不才則窮之役之殺之害之君雖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然乳保之任不離帷房之

閭親之卧起可以接也官吏之職必遠畿疆之外君之視聽無由及也是故置吏不可不慎也竊思今之所謂良吏者多不得其衷焉不思古道不觀人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其務近名者則曰政必以猛其務陰德者則曰政必以寬其務自異者則曰前之政猛矣我必以寬前之政寬矣我必以猛其務自守者則曰何必以猛何必以寬斷諸法而已矣是皆一方之論也政必以猛乎其如善人何多其逮捕峻其推鞫苛察則謂之

智深文則謂之公火之炎矣無間玉石霜之隕矣孰分蘭蕙仁者之愛果如是哉政必以寬乎其如惡人何弛其囚縶輕其撻戮以容姦為大度以緩令為識體鴟梟鳴樹而弗忍言弋射虎豹食人而弗忍慮機陷義者之斷果如是哉政必改前乎則前人之猛治者皆惡人也我改以寬孰謂可哉前人之寬治者皆善人也我改以猛孰謂可哉政必以法乎則法輕而情重者何以威之哉法重而情輕者何以恩之哉是故近名者刻薄之人

也陰德者柔邪之人也自異者詭激之人也自守者畏愞之人也皆不足以知治體矣仲尼曰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蓋言寛猛不可偏任也失之於寛則濟以猛失之於猛則濟以寛寛猛並行然後為治也何謂寛猛並行哉於善則寛而於惡則猛也臯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雖大而宥其寛也故雖小而刑其猛也明主誠宜處寛猛之用以命羣吏謹察其所為而廢興之則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

安民策第八

赦者所以恤其民也贖者所以優其臣也民之無狀自陷罪辜或銜刀於市或刻其肌膚蚤刑慕犯纓綿弗絕繞以叢棘被以五木託身獄吏畢命螻蟻聖人傷焉此赦之所以作也羣公卿士盡瘁爾職以身從君以家徇國而子姪有過或罹於法撻之戮之同夫皁隸則恥及其門憂及其親聖人傷焉此贖之所以起也是則惻隱之至念功之著而儒先之論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

寡而所害衆也竊迹古先哲王之制刑法非期殺人乃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類類則有羣羣則相爭爭則相害是以强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或則以殺或則以傷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盡矣故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温慈恵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殺人者死

然後人莫敢殺傷人者刑然後人莫敢傷弱寡愚怯之民有所賴矣故曰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也若曰有赦焉有贖焉是皆仁者之過也昔王符有言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其論甚詳前哲稱之然今日之事又甚於古且國之大祀皆有期日天下所與知也必以是時而赦是啓人以惡也挾其姦邪以逞其欲脱身而行避吏幽遠天波一洒復為編户者所至而

見也何百神受職之年有椎埋為姦之弊商旅或不敢越疆孤嫠或不敢出戶此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又衣冠子孫負勢馳騁禽虜下戶貪暴無厭已之贖金無窮而人之肌肉有盡孰能以敲扑之苦易銖兩之罰哉此又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與其赦之㫖若使畏而不犯與其贖之㫖若使耻而不為幸赦而姦卒以不悛人鬼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之也幸贖而惡終以不悔辱其祖考墮其門閥非所以優之也文中子曰無赦之國

其刑必平茲諸葛亮所以治蜀也古者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獄成有司讞於公公三宥之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公族尚然况其下者乎儻留神明以義割恩示天下以大公則萬世永賴矣

安民策第九

先王之道取於民有制計口發財曰賦収其田入曰稅

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諸侯亦什一而稅大國貢半於天子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其州美物每歲貢之故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謂荆州包茅之屬也二曰嬪貢謂青州之絲枲也三曰器貢謂梁州之銀鐵徐州之磬荆州之丹兖州之漆也四曰幣貢謂雍州之璆琳梁州之熊羆狐狸徐州之纖縞也五曰財貢謂荆州之杶幹栝栢楊

州之篠簜也六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荆州之大龜也七曰服貢謂豫州之絺紵也八曰斿貢謂徐州之珠荆州之璣雍州之琅玕也九曰物貢謂徐州之魚青州之鹽揚州之橘柚也地之所生各有其宜貢之所入各有其常地宜則物得其性靡不可用也貢常則人知其期靡不必有也葢於國而無損於民玆先王之所以冐天下也地不以宜則物不美物不美而責之可用非市於他邦不足以用也貢不以常則人無備人無備而責之

必有非買於蓄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於非其地求之於非其常皆農人之病而商賈之利也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人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謂上令急於求是物則重緩於求是物則輕賈人務蓄積而須上令之所急求蓋有百倍之息也况乎師興之際事出多塗非求今備猶以為晚市於他邦則民之常產納諸商人之槖買於蓄家則歲之常用杯諸賈豎之手饑寒之憂不遠而

至矣竊惟仁人在上豈欲剝吾民哉以國無素蓄故也物無素蓄則事至而求事至而求則不得其常矣不得其常則懼乎一方不能給也故均之列郡均之列郡則不以其地矣古人有言曰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理然也夫能以不用為用不急為急物皆有備則國不憂而民不勞矣

安民策第十

前志有之王法必本於農嗟乎衣食之急生人之大患

也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昔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七月之詩是也其一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此言寒氣至矣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歲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畒田畯至喜此言夏正之月始修耒耜其二月舉足而耕耕者之婦子俱以饟耒至於南畒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其三章則春日既温倉庚既鳴可蘩之

侯女則遵墻下之徑而求柔桑又感事苦而有與公子同歸之志也其三章則鵙鳴將寒絲事畢而麻事起又染釆以為祭服也其四章則取狐貉為裘以助女功既而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其五章則穹窒熏鼠塞向墐戶以避寒氣而居之也其六章則穫稻為酒以助養老之具又以瓜瓠麻實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以助男養農夫也其七章則築場圃納禾稼野功既畢入治宮中之事晝取茅夜索綯且治野廬之屋而祈來年百穀

於公社也其八章則藏氷以備暑國君閒於正事而饗羣臣正齒位也是聖人為邦使民男女相助以業衣食田官臨視與在隴畝叙其傷悲時其嫁娶果菜必備室廬必葺憂思勤苦如此之至因其閒暇然後講武事養耆老饗羣臣正齒位禮義以興王業以成豳有雅頌不其至哉今天下之廣生民之庶天子坐乎法宮之中責成於諸吏之近民者果盡得人耶狃富貴者以田野為鄙事嗜儒雅者以離俗為清賢姦贓庸闇復甚於此纖

悉之談何自入哉或獄訟不决經年逮捕或功役繁興連頭驅掠閭里之内煩費百端奪其農耕亂其蠶織往往而是也此其無故事有可假法有可誣也誠申命四方以吏課為後以農政為急勸農之官交舉其職時行屬縣問民疾苦土田墾闢稼穡蕃滋百姓樂業而無宼入則書以為功反是則劾以為罪或幾乎農時不違而頌聲可作也

盱江集卷十八